

宋徽宗皇帝著

黃帝下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景境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撮之也吾處也若榮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願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達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志致一之謂精精於道者无自而不可其處身若縻株駒其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寂然不動而忘吾有形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誠心不二而外滑舉消其專彌久其失彌少故其始也失者錙銖及其久也失者十一又其久也猶撮之也此无它

志致一而已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為能通天下之至神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海上之人有好滬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滬鳥游滬鳥之至者百住而不停住其父曰吾聞滬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滬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无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古之有道者去智忘機純白內備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蓋內本无心物自不疑故也純白不全則機變之智多於是高飛而避繒火之害然則滬鳥之舞而不下蓋以向也去智而今也任智故也聖人不以智治國其有言也无言之之累其有為也無為之之迹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趙襄子率徒十萬特於中山藉苒墻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无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香聲

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于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无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真不為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真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心與道冥則一體未始有分形與物遷則萬化未始不異物我相對觸類為二和之以天倪鳥用而求有以異物我同根彼是一致无虛實之相形則出入石壁異物而能閱无利害之相摩則上下煙燼異物而能傷故曰和者大同於物物无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子夏知之而未能夫子能之而不為蓋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故子夏於此則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聖人藏於天而不自倚需則夫子能之而不為者真是也彼

弊弊然游金石蹈水火以為有道是以其道與世抗使人得而相之者爾故列子虛叙諸子之道至此則專夫子為大金焉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立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眾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解見莊子

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諸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

莊子作謂乎不詭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見怪則非常濕灰則不復然古之至人運道樞於无窮則彼是莫得其偶杜德機而不發則答焉似喪其耦故示之以地文而見吾杜德幾則謂弗活矣地與陰同德而

其事大則一以為靜一以為顯故曰不詭不止不詭言不震動也不止言不止著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或作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灰然有生者或說以為不復然之中有生之意何見其濕灰則生之意已滅滅則已矣故以為弗活今見其杜權則動之用猶

藏然既已動矣故以為有生示之以天壤壤者土有息者也所命於天者於此有息焉故曰天壤名實不入則真妄已冥機發於踵則息之所起此所以為杜權也蓋其道不可見而繼道者如此而已故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見吾善者幾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无得而相焉試齋將旦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

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涇水之潘為淵汰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

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太冲則有陰有陽而非陰非陽故曰太冲莫朕朕者神之兆於物陰陽不測故莫得其朕也且冲者陰陽之交太冲莫朕則見其適平而已故謂之衡氣幾也一陰一陽冲而莫朕證諸九淵亦可知矣潘者反流之謂也惟反流然後能全一此潘者所以皆淵也鯢旋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至動止水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或止流水以喻夫出與物交濫則出之過也汰水以喻夫入為物澤汎則入之窮也雍則河水既出還復入又異夫入之窮矣汎則既出而不流又異夫還復矣肥則出異而歸同蓋反流全一者其義盡於此也然莊子獨舉其三

者蓋別而為九合而為三其致一爾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

而走壺子曰追之列于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將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

其妻饗食稀如食人於事无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戎或當壹以是終未始出吾宗者蓋聖人以天為宗而藏於

天故未始出吾宗也餘見莊子解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督人伯昏督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焉乎驚吾食於十

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督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手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美之貨无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

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古之至人明白入素无為復朴天機不張默與道契儼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

則知我稀而我貴矣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形謀成光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心使人輕手貴老而重己身勞於國智盡於事則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休迫之恐忻懼之喜交溺於心蓋其所患有如此

者又烏能无驚乎哉

伯昏督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督人比

面而立救杖感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屣徒跣而走暨乎門問

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

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馬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无謂也與汝

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善哉觀乎者善其能內省汝處已者告之使退藏至人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使人无

得而窺之故必處已而不處已則人將保汝夫人之保汝非所謂无得而窺者也故

感而後應不求有異是乃所以使人无保汝之道也感豫則感而後應出異則求有以異若是者非特人果保汝而見有於人且必有感搖而本身不能不累於物夫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則无自而覺彼以小言

盡人毒也則適以為患莫覺莫悟安能久於其道乎故曰何相孰也相孰者謂相與薰蒸至於成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

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滄澗中柳脫履戶外滕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

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

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

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柳舍者避席場者避寵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彼飾智以驚愚矯激以

為異自衛自衛何足以語夫道夫列子无
意於駭人猶或非之則楊朱更貌改容有
意於異眾其曰不可教也宜矣太白若辱
者滌除玄覽而不觀一疵雖受天下之垢
然不脩身以明汙也盛德若不足者德无
以加而不自以為有餘所謂上德不德也
楊朱聞命而往舍者爭席幾是已蓋其往
也將迎執避眾與之如彼也及其反也舍
者爭席言眾輕之如此也是以聖人披褐
懷玉故去彼取此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
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
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自道觀之物无美惡知美之為美則惡為
之對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
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
與惡奚辯聖人不藏是非美惡虛已以遊
世而已不矜不伐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

行天下莫與之爭能亦莫與之爭功所謂
安往而不愛哉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
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未之
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
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
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
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
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
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
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
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
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積眾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老子
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
先以其无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徇人
而失已焉能勝物唯无以易之故萬變而
常一物无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之道
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易
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勝剛

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是
也彊先不已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
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
殆矣者蓋道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濡弱謙
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此勝
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者謂由一身
以達之天下必若柔弱者之徒乃能勝任
也為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而自
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彊則
滅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彊則伐而共之
矣故曰木彊則折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
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
其肅故則冲和喪矣故曰柔弱生之徒
堅彊者死之徒

狀不必童童當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
人取童智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
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
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
者謂之八而人未必无獸心雖有獸心以狀
而見觀矣博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

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龜虎為前驅鴈鷓鴣鷹為後驅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莫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温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

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應感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蛇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无所遺逸焉

先儒以童為同當以同為正也至德之世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朴故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黃帝阪泉之役帝克聲樂之致蓋以此乎萬介虛簡牛鳴成周之時設官使養鳥獸而教擾之且掌與之言則悉解異類音聲會聚而訓受之猶有見於後世者列子嘆淳朴之散原道德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機變之衰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其言有及於此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而相籠皆備此也聖人以智籠

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无所施其智巧焉

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鬪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无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无敢應者反走爾

善勝敵者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是謂不爭之德也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莫自入焉雖忤物而不懼物亦莫之能傷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是謂全德之人哉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聲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悅為仁義者也客將

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利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无意邪宋玉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益曰夫利之不入擊之弗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无其志也作十三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无意邪宋玉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益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為君无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玉无以應惠益趨而出宋玉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為寶故仁眇天下而无不懷義眇天下而无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也遠矣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遂與墨翟俱

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眾技各有所長墨子於道雖不該不備亦才士之有所長者也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三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四

作古

宋徽宗皇帝

周穆王道元其妻物有彼是謂之夢覺自生於諸維大聖知知通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處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水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鑽高下一體虛實兩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易人之處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靈寢以居之引三柱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臃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緒堊之色无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